

從巴比倫到隨意太空

蔣嘉寧譯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編輯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FLA) 1995 年大會於八月間，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召開。本文係塔拉特·赫曼 (Talat S. Halman) 博士在會中，以「從巴比倫到隨意太空」(From Babylon to Librespace) 為題，所發表的主題演講。赫曼博士係土耳其共和國首任文化部長，現任美國紐約大學近東語文學系教授兼所長，並為聯合國文教組織 (UNESCO) 執行理事會主席。文中對資訊時代圖書館自動化的前景與隱憂，提出宏觀而精闢的見解，發人深省。英文原作刊載於 *IFLA Journal* Vol. 21 (1995) No. 4, pp. 257-260。——編者謹識。

電腦太空 (Cyberspace) 的來臨將轉變圖書館為「隨意太空」(Librespace)。公元 21 世紀時的神經機械學和 Internet，會帶給世界革命性的動力，我們姑且稱之為「隨意機械學」(librenetics)。

世界第一座圖書館——巴比倫帝國的泥版收藏，早在紀元前 21 世紀初現雛型，經過四千年逐漸成爲一種傳統，而造就我們在本世紀所見巨大不朽的圖書館。

特別是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FLA) 大會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舉行，意義非常重大，此處融有各種文化，像是一座廣大的開放式的文明博物館。而巴比倫和它的圖書館聳立於土耳其南境不遠處。

不僅是巴比倫帝國，還有古代的埃及、耶路撒冷、尼尼微、亞力山卓、希臘、拜占庭等，皆以擁有典藏古代文物壯麗的圖書館著稱，爾後亦均成爲土耳其鄂圖曼帝國的領土。帕加馬 (Pergamum，古希臘城) 和以弗所 (Ephesus，希臘愛奧尼亞城市，故址在土耳其伊士麥省賽爾柱村附近) 以及許多其他擁有宏偉壯麗圖書館的古代遺址，皆位於今天土耳其共和國的土地上。但是，身處在這個古代歷史的中心，此刻我們卻察覺到一波革命襲來，它將會毀滅圖書館。

看到成千上萬的學生、讀者、專業人士、研究人員等坐在他們的房間或辦公室中，操作電腦連線至功能強大的系統，並將任何圖書、文章和文獻展現於螢幕上的景象，這已經不再是超現實幻想。值此時節所需要的只是按一下鍵，就留下紀錄。觀看和閱讀還可

以選擇展現全貌和直到最細微的細節。每個家庭、辦公室、個人將變成下一個世紀的「世界國會圖書館」或「國際圖書館」轄下所屬的一個自動分機。

把上圖書館當作去麥加聖城之景已成過去，再也不到學識聖地去朝聖，再也沒有自沙漠進入綠洲的那種感受。自 21 世紀以後，書籍像客人一樣踏入我們家，就像愛斯基摩詩人所說「客來增廣吾家見聞」。

但是，如今巨大不朽的圖書館被縮小至最小，局限於一方螢幕的大小上。因此我們不再感受到成千上萬書冊壯麗廟堂的那種美好的感覺，只是盯住一方小小視窗，那方視窗那就是「虛擬圖書館」了。

以前圖書館令我們覺得渺小；而今，當浩瀚的人類知識收縮於微小的磁碟上時，我們每個人都會像格利弗一樣，在小人國感覺自己像一個巨人。

由於閱讀行爲只限於在有形實體空間之內，不像身在圖書館內感受到它那種整體感，透過螢幕的感覺，好像是受到向心力的牽動，穿梭於狹小的資訊通道內。但那不一定是一種隔離的形式，它可以帶有一些神祕的層面——譬如說具有私密性的、內部資源豐富、內聚的、而且甚至可以由此飛脫出去探索無垠之涯，讓人心動而不由自己的越發自戀。

但是我們還是有憂傷的理由、失落的感覺、和懷舊之情。在未來很可能根本沒有書的存在，它們終都會變成古代文物、考古學的物件、博物館的收藏品。三度空間的立體書本將被縮小成一度空間，或一幅扁平影像。我們將再也不能翻動書頁，頁數將與冊函

無關。那麼，嗚呼，當然不能再感受到手握書卷，撫摸它、親吻它的那種感性的經驗。過去書籍被當作是一種美學的物件，具有觸覺美的東西，被視為一種親愛的、可愛的作品，如今瀕臨於絕滅的懸崖。

我們將再也不能拿著一本書蜷縮於床上，這是多少世紀以來，人類在床上所作的的天真無邪、最高貴的習慣。那麼我們在不久的將來是否將整座國家圖書館帶上床呢？多不敬啊！

再者意外收穫亦將變成昨日黃花，我們再也無法感受顧盼瀏覽之間有所發現的那種無與倫比的快樂，精靈們不再引領著我們去發現從來無人碰觸的書架，書庫不再出現奇蹟式的蹤跡。新式電腦分毫無誤的導引我們至書目資源，至最適切的資訊，但也可能因此而迷失在「高速公路」上——開始感覺它可能終究不過是條騙人的虛幻公路(duperhighway)而已。

但是，無論有何種陷阱存在，新的「無圖書館系統」的效率，保證可以壓倒並迷惑我們。除非——這種想法要不得——某人按錯鍵而消除電腦上整座國家圖書館的內容。

不過，除了發生類似這種大災難之外，未來看起來還蠻可觀的。革命已經開始了——它應該不會吞食它的祖先或後輩才是。我們過去所熟知的圖書館正逐漸消逝。我們必然要接受圖書館是無牆的和無難境的地方，是座沒有書庫的圖書館這個事實。在 21 世紀時，世界上會有一種資訊的和學問的美麗新系統。

但是，英勇的館員閣下，不要憂慮也不要感覺不安。由於你們一向是世界上第二高貴的職業從業人員，未來也不會因為「高速公路」而變成「多餘的」。你們或許會轉變成「高速公路管理員」，將來由你們來指揮「高速公路」上的交通。

當然囉，圖書館的傳統並不會消失。小型的地方圖書館很可能還是持續經營，但是大多數主要的圖書館——國家級或中央級的圖書館——就可能被改為博物館，而閣下您們就是博物館主任或古物研究員了。

當書本成了骨董，你們當然就變成古物研究員——而當書本被轉換到磁碟上去時，意味著圖書館(bibliothèques)只是碟片播放館(discotheques)。現在你們有些人會需要躡手躡腳到處走動，並說「噓！」以提醒讀者，但如果你在碟片播放館說「噓！」，沒人聽得見你。那是因為所有的「和藹可親的使用者」都在自己的真空封裝隔離艙中工作，「黏」在一方安靜的螢幕上，所以沒有人聽見你說「噓！」。

圖書館——嗚呼——可能只有當「太平間」求存活——此語令人一股寒意直上脊樑，因為聽起來毛骨悚然。報業以他們一貫歪曲的智慧，必定對即將發生的事情有個大概的預感，因為早在其他人感到圖書館之死的涼意之前——他們早就用「太平間」一詞形容他們的參考館藏。

現在去預言報刊雜誌將會在公元兩千年的初期消逝，它們會以定期影像的方式出現在電子郵件上，會讓人覺得是個怪異的現實。我認為「電子化」的危險性一如得了「黑死病」(bubonic)。

假如有什麼是值得安慰的，那就是蠹魚從此被程式錯誤(bugs)取代了，新型的滑鼠會逐漸啃食書本。圖書館的世界就完全掉入人工智慧型和簡單型終端機，還有磁碟片、搖桿和頭殼壞去之中。

藏書票“ Ex libris ”一詞(拉丁文，字面意思為“From the books of”)，將用來表示「自書本解放」。因為在下個世紀的某個時期，一切的學習都可能與電視餐和各類冷凍食品的形式無異。

就某方面來說，學習或求取知識會變得不必要——或甚至是無意義的。何必傷腦筋呢？我們只需要按鍵和使用設備，學幾個簡單的人工的、機械式技巧，就可以得到我們所要的資訊，我們不再為實事、數字、想法和語言所煩擾。當我們可以立即而恆久的獲取無窮盡資料寶庫(datavoire)時，何需知識份子再扮演智庫？我們又為什麼要學說電腦語彙以外的語言？反正功能強大的翻譯機，可以立即和同時把任何對話、任何文句、任何文獻翻譯成任何語文。

此種形式的超級效率，其好處是值得稱道的，也是件極為舒服的事，特別是對於實事求是的科學而言。想想看只要舉起一根手指頭，任何人都可以獲取包含各種檔案、資料庫和圖書館等等的人類知識集。據知最後一個能夠讀完所有法文科學書籍的人，大約在三個世紀以前，之後就很難再有人能夠讀完科學領域中某個專業科目所有的書了。在下個世紀，任何事務可以為我們任何人所用——而且不經閱讀或研究。這種榮幸我們應與天主共享，我們正逐漸成為全知的小神祇。一切都要感謝這種能夠存取全部知識的可能性，自此我們將從知識本體中解放出來——在我們新休閒的廣大浩瀚領域中，去追求沒有大腦的享樂。

因恐您認為我這樣的說法不正經，或說我憤世嫉俗，甚或認為我在道德上墮落更糟糕，那麼容我趕快肯定的告訴諸位：總是會有特別突出、有想像力的個

人，在那裡勤奮不懈的發明、生產、發現、創造，而因此拓展人類的知識寶庫。

但是大多數的人們會喜歡在學習上能夠擁有最多的民主。只是當中有一個很大的危險存在：因為知識就在那裡，隨時可用，我們多半會想當然爾的覺得，沒有必要去學會或使用它。絕大多數的人未來可以嫺熟地悠遊於電腦領域中，但卻選擇以最愚昧的文盲態度，去面對相當數量的知識。如果說有知性生活的快樂這等情事存在的話，多半就改由機器人去享受了。

我們面臨一場了不起的資訊革命。我在這裡用「了不起」(fantastic)這個形容詞並非偶然，也不輕率，而是用其真正的意義表示情況遠超過幻想。其程度在往後的幾個世紀裡都會是「資訊時代」，或稱「萬國通訊時代」。

我們猛然醒悟到：我們正埋葬一個紀元——同時重新面對一個新的創造力時期。

人文學科在過去的四千年裡，包含圖書館的歷史在內，可以四大類別來檢視，它大約依據一個粗略的編年順序，而且彼此間常有部分重疊：

1. 部落文化(其口頭傳輸具有想像中的和流動的圖書館形式)
2. 語標文化(其時之手寫文獻為宗教和皇室所用，也因此建立了不公開的私人圖書館)
3. 印刷文化(藉由印刷書籍的傳遞，傳播政治意識，引進邦國和民主觀念，而以開放式圖書館著稱)
4. 視聽文化(透過廣播、電視、錄音、錄影完成溝通，並推行了普通教育的國際化)

下一階段，也就是第五大類別，是「萬國文化」。我們正進入一個新的千年期，屆時會有革命性的文化，科技會使得書籍和許多的印刷品作廢，創造出律相同的和遵奉慣例的大眾，以及一位傑出人才，造就媒體至上但是內容第二，也許會將人文學科轉變成為勉強可以接受的休閒活動，而且很可能所產生的後代在享受基本自由的同時，會保持服從和缺乏生氣。

在往後的時代裡，如果有意識形態的話也只有一點點。我們已經目睹了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分崩瓦解——而且我們歷經了所謂的民主意識形態，像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等的死亡。幾年以前，我自己想出一條「赫曼的意識形態生與死法則」——而它至今似乎仍然適用：「意識形態始於一個概念，進化為觀念，形成共同的表達法和本質，然後墜入過度崇信之中，而結果成為白癡。」

也許意識形態的消失根本不值得哀悼，但是在新時代發端之時，我們不可能超越「影視文化」，其「影視形態」可能結果是成為「影視白癡」。

大家都期望「大都會區」會構成 Cyberspace 時代社會與經濟的核心——雖然 Cyberspace 的動力想必會創造上百萬個小社區，散布在地球的表面上。進步的科技可以避免讓眾多人類集中一處的必要。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鄉野地區一直都缺乏圖書館和接觸不到許多的文化活動。

以下是我的另一條「法則」——「赫曼的城市(cities)法則」——很巧的是它漏了圖書館：

大型城市有——而且必須擁有——一些特點可以用字尾是“city”或其同源字“-sity”和“-xity”來形容的，例如「電力」(electricity)、「強度」(intensity)和「複雜性」(complexity)等。

- 一座大型城市必須具有
- 廣度、密度、強度
- 兼有可塑性和彈性
- 兼具複雜性和簡易性
- 必須承受變化、頑強固執、速度、多樣性、種族歧異
- 必須供應活力朝氣和放縱鬆弛
- 必須表現敏銳觀察力和對睿智、好奇、大膽、奇行怪癖的嗜好
- 必須具備浮誇與慷慨
- 它必然沒有一點虛偽、欺騙、貪婪掠奪、剛愎、殘暴兇猛
- 它至少要有一座卓越的大學
- 雖然說它與患難是相依存，但它必須盡力保持生命的藝術技巧、光輝以及最重要的幸福

可悲的是我這法則裡，沒有任何的-city字是在表達創作性藝術以及圖書館。所有其他方面都適用。但是一座缺了圖書館的城市怎能稱得上完善？那麼，也許這一切正預言著：因為明日的偉大之城不會有，也不需要一座圖書館。其實從資訊的中央資料庫，能夠以一種非常迅速方便的方式，提供一座大型圖書館所能提供的所有服務，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給任何人。也許甚至教育本身也將全盤轉為「遠距教學」。

所有這些事情聽起來讓人覺得興奮。即使我們當中某些習慣擁抱書籍當作安全毯，或為了啓蒙和娛樂而抱著觸摸得到的書冊及其他出版品的人，也都試著

去認識由「隨意太空」技術所呈現的光榮遠景。

我一直被新資訊時代可能帶來的負面的或凶惡的影響的四個「惡夢」困擾著。

1. 我的第一個惡夢預見學習被廢除，僅僅因為人們很容易就得到包裝好的資訊，使得求取知識的必然過程便成為不必要的，是一種負擔，和一種恥辱。

2. 第二個惡夢害怕電腦太空(Cyberspace)全球化以後，會實際上變成腦葉切開手術(精神分裂症的一種外科治療法)，它將造就那種制式化和順從的類型，最後導致畸型的產生。

3. 第三個惡夢是憂慮在某些社會中會出現另一種形式的虐政，在那裡獨裁者或寡頭政治可以藉著Cyberspace的威力，推行最澈底的檢查制度和高壓手段。

4. 第四個惡夢預言既然新時代將由技術先進的國家主宰一切，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可能就通通受制於一種新智慧型科技的政治殖民政策。

是的，這就是我的四個惡夢。此外附加一項隱憂，那就是：資訊的世界性系統，很有可能變成今日存在於各國電視節目的擴大翻版。世界上幾乎全部的電視觀眾，所接觸到的盡是暴力、猥褻、憤世嫉俗、絕望、破壞、恐怖、謀殺等。試想包羅萬象的中央控制系統，是由暴力節目頂著娛樂和教育之名，在主宰這個世界，會是怎樣的情形？

然而，我最怕的還是，Cyberspace會擴大工業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的懸殊和鴻溝。土耳其的情形正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不僅是在我們的經濟能力和技術專長方面，皆不足以跟上西方國家技術的飛躍，而且我們還缺乏傳統的資源。就拿書籍做指標：我國(土耳其)唯一最大的圖書館——國家圖書館——擁有150萬冊館藏，相較於美國，其國會圖書館有二千四百萬冊館藏，單單哈佛大學圖書館就有130萬冊，紐約公共圖書館也有七百萬冊，波士頓公共圖書館有650萬冊。算算至少還有二百多所美國圖書館(公共或大學)館藏量大於我們的國家圖書館。怎不令人悲嘆發展中國家是如此的困乏和缺乏資源！

我也悲嘆我國的閱讀症候羣，一個擁有六千多萬人口的國家，其識字人口佔百分之80，其實應該有更多的讀書機會。報紙總發行量25年來一點也沒變，圖書銷售量也幾乎沒有增加。每年出版的書籍種數甚至逐年減少。

幸好，我們的社會存在著强有力的引導，鼓勵大

家多讀書。我國人民中百分之99以上為回教徒——而伊斯蘭教的先知說過：「即使是多一分鐘給知識、給書本、給寫作，都勝過60年的朝拜。」

還有令人尊敬的土耳其共和國締造者凱末爾將軍曾宣稱：「除非國家推展廣泛的閱讀興趣，否則無知會擴大層面，因無知而產生的災難將無法平息。」

我國約有一千餘座公共圖書館，土耳其有將近60所大學和60萬大學畢業生，但是學識仍然落後。

也許Cyberspace時代可以解救我們，以及許多其他的開發中國家，新科技可能是條捷徑，我對其前景也有一些夢想。

我對未來的資訊革命有四個可愛的「夢想」：

1. 我的第一個夢想預見運用新資訊科技，完成充足的、實用的、有成效的識字教育，並推及至全世界。

2. 第二個夢想是看到透過Cyberspace所造就之通訊上和學習上的奇蹟，將人性自愚昧無知中解放出來，受到激勵而發展，流行性傳染病和早夭從此消除，藝術與科學蓬勃遍及全世界。

3. 第三個夢想是預感到，藉由科學與人文方面的新萬國經驗，可以實現萬國共同參與民主，並促進人類文明，使人人有可能享有高貴而尊嚴的生活。

4. 第四個夢想是希望藉著全球文藝的復興，使所有的社會和個人在接受科技文明的同時，並不會喪失他們自己真正的文化，而且能夠以寬容和諧的態度學到別人的信仰、教義、文化價值。

我的這些夢想懷有對現實的希望。這是基於深信資訊科技本身並不是目的，它只不過是一個手段，一個工具——只是一條高速公路，而不是它所通往的那座希望之城。並不是條條大路都通光碟的。我們必須利用Cyberspace引領我們走出無知的困境，進入教化開明的樂園。

這是對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國際文教組織(UNESCO)、聯合國、各大學，以及科學界、文化界、教育界和通訊界等等最大的挑戰。

從巴比倫開始，圖書館員們就保存了世界上的智慧遺產。現在你們將親眼目睹我所說的「隨意太空」(librespace)。你們的任務是灌輸資訊時代應有服務全人類的觀念，要有正確的全球發展策略，並賦予實現夢想和現實的要素。

簡單而言，就是館員特性要予以繽紛化(the prism of librariansism)。